

文化教育丛书

中国长篇小说研究

邵子华 主编
阎奇男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长篇小说研究

《中国文化精华文库》编纂委员会

主 编	邵子华	阎奇男
副主编	张金印	
编 委	彭礼贤	李世桥
	李淑云	刘福泉
	高守亚	罗雪松
	王志明	吴晓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长篇小说研究/邵子华主编.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文化教育丛书/陆现柱等主编)

ISBN 7-5059-3457-0/I·2635

I. 中… II. 邵… III. 长篇小说-研究-中国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471 号

书 名	文化教育丛书(共 10 部)
主 编	陆现柱 杨文学 李正堂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皮远乡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临沂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70 千字
印 张	103.25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457-0/I·2635
全套定价	1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中国长篇小说研究

目 录

形象的言说：永远的关注和期待 ——中国长篇小说综论·····	邵子华（1）
罗贯中·三国演义 千古不息的英雄悲叹·····	王冬梅（50）
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传 英雄的颂歌 不朽的巨著·····	段学红（60）
吴承恩·西游记 人类追求之心路历程的光辉印迹·····	刘 戈（70）
笑笑生·金瓶梅 一部十六世纪的文明史·····	张国防（81）
吴敬梓·儒林外史 压抑模态下的现实图式 心理图式 象征图式·····	田兴国（90）
曹雪芹·红楼梦 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历史超越·····	苏 涵（104）
李绿园·歧路灯 塑造败家子群像 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	邢爱书 郭晓娟（116）
张南庄·何典 谈鬼物正像人间 用新典一如古典·····	李世桥（125）

李伯元·官场现形记	
一篇讨伐官场的檄文·····	李世桥 (135)
刘鹗·老残游记	
奇人著奇文：新文学的启明星·····	王志明 (145)
曾朴·孽海花	
一部走向世界的中国小说·····	田同旭 (155)
徐枕亚·玉梨魂	
新旧交替时代的悲剧·····	唐 安 (166)
王统照·一叶	
愿人类之爱留住生命之美	
以现代艺术创造长篇形式·····	阎奇男 (175)
叶圣陶·倪焕之	
搏击在历史的壮潮中·····	何希凡 (186)
张恨水·啼笑姻缘	
通俗经典：情侠一炉 东西一体·····	许为才 (196)
王统照·山雨	
旧中国农村崩溃的图画	
新文学小说发展的力作·····	阎奇男 (202)
巴金·家	
掘墓人 守墓人 墓中人 殉葬品·····	刘福泉 (211)
茅盾·子夜	
社会剖析小说的典型文本·····	叶志良 (221)
沈从文·边城	
一曲故土本色人生的赞歌·····	乔淑英 (229)
萧红·生死场	
一幅内容丰富 风格别致的画卷·····	韩晓凉 (239)
萧军·八月的乡村	
悲壮的抗日进行曲·····	王文卓 王长军 (248)
李劫人·死水微澜	

时代微澜和蜀乡风情的审美交融·····	张金印 (264)
林语堂·京华烟云	
文化 性灵 爱情·····	孙凯风 (273)
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	
家族叙事 社会分析 风俗图画·····	罗雪松 (284)
老舍·骆驼祥子	
现实主义的杰作·····	宋玉华 (296)
萧红·呼兰河传	
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	杜秀华 (307)
钱钟书·围城	
悲剧的人生 喜剧的艺术·····	孙钦礼 (317)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唐 安 (331)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农民翻身解放的进行曲·····	吴希华 宋玉华 (340)
孔厥 袁静·新儿女英雄传	
“新英雄传奇”的代表作·····	王国绶 刘家庆 (349)
高云览·小城春秋	
用生命写成的作品·····	姚智清 (358)
曲波·林海雪原	
传奇性民族性的追求之路·····	彭礼贤 (368)
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	
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画卷·····	李晓峰 (378)
杜鹏程·保卫延安	
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张春红 (388)
梁斌·红旗谱	
壮阔的历史画卷 不朽的英雄丰碑·····	郑 岩 (398)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地下斗争中的英雄儿女·····	李淑云 (407)

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	
血写的春秋 悲壮的史诗·····	钟正平 (415)
杨沫·青春之歌	
革命青春的激情赞歌·····	李 静 (427)
柳青·创业史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丽史诗·····	刘月萍 (436)
古华·芙蓉镇	
反思文学的力作·····	颜 敏 (446)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	
生的求索与死的叹息·····	金 红 (455)
刘心武·钟鼓楼	
社会生态群落现实景观及历史表现·····	吴晓川 (463)
张炜·古船	
正视古老船体的沉疴·····	彭礼贤 (472)
柯云路·夜与昼	
穿越历史与现实的哲学沉思·····	李有亮 (482)
杨绛·洗澡	
智慧洞达：知识群体的两种极致·····	张 璠 (494)
蒋子龙·蛇神	
灵魂的拷打 人性的挣扎·····	高旭国 (504)
老鬼·血色黄昏	
一部挣脱专制的青春之歌·····	崔银河 (513)
邓刚·曲里拐弯	
英雄的终结·····	于东晔 (523)
李天芳 晓雷·月亮的环形山	
着力透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纪程·····	陈思广 (531)
张承志·心灵史	
照亮苦难心灵旅途的火炬·····	高守亚 (539)
贾平凹·废都	

《废都》的审美批判·····	邵子华 (549)
张炜·家族	
苦难的超越·····	张连营 (559)
陈忠实·白鹿原	
寻找民族文化的根·····	王 建 (572)
刘醒龙·威风凛凛	
在沉沦的废墟上构筑理想之宫·····	孟亢美 (583)
毕淑敏·红处方	
悲悯的情怀 冷靜的处方·····	房 萍 (591)

形象的言说：永远的关注和期待

——中国长篇小说综论

邵子华

研究长篇小说是十分困难的。它象浩瀚深邃的海洋一样，任何人进入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感到自己的力不从心。然而，当你站在这海岸边，又无可逃避地会被它那广阔壮观所震撼，被那连绵不绝的蔚蓝所吸引。当走进500年的中国长篇小说，我们就会听到这里轰响着的先人们前进的咚咚的脚步声，就会看到熊熊燃烧着的人类精神的火把。一轮生命的太阳正从大海上喷礴而出。于是，我们就象一个少年，凭着虔诚和勇敢，驾一艘小船，迎着满天血色的霞光，驶入中国长篇小说的海洋。

—

长篇小说的通俗性、哲学性和开放性

小说诞生于山野陋村，原是不登大雅之堂者。古代小说的作者多为仕途潦倒的文人，他们富贵无望，胸怀愤懑不平之气，乃借小说抒抑郁，作劝惩。明代的周清源在《西湖二集》这部小说第一回吐露了他的心声：“叵耐造化小儿，苍天眼瞎，偏锻炼得他一贫如洗，衣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顿没一顿，终日拿了这几本破书，‘诗云子曰，之乎者也’个不了，真个笑不得，哭不

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怜也不可怜！所以只得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胡乱将来流传于世。……一则要诫劝世上都做好人，省得留于后人唾骂；一则发抒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哭，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作者是俗人，所叙也大都是俗事。“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

（清·罗浮居士《蜃楼志序》）小说的用语又浅易明白，耳听心知，为百姓所喜闻乐见。“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月豆，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此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冯梦龙《古今小说序》）小说具有如此强烈感人效果的原因，在于通俗。小说的读者也主要是粗通文墨的市民百姓，甚至是只能听而不能读者。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小说的首要特征是通俗性。

我们再从小说的历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小说，历来不为士大夫看重，反而倍受非议和鄙视。雍正时，一位护军参领郎坤，因为在奏议中误用了《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中的典故，而受到雍正皇帝的严惩：著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由此可见一斑。

小说地位的确立是艰难的，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的觉醒和解放而壮大起来的。李贽是第一个大力提倡小说的思想家。毛宗岗、金圣叹被长篇小说高超的艺术深深地吸引，把小说与儒家神圣的经典比长挈大。其中金圣叹更是把《水浒》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和《西厢》并列为“六才子书”，但他也因此为士林所不齿。

真正确立小说在文学上地位的是晚清的“小说界革命”。小说的作者、文本和读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天，康有为路过上海，从点石斋打听到书籍销售情况是“‘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由此萌发了用小说来宣传变法的设想。其后，他又了解到，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曾经利用小说教育百姓。于是他提出“启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日本书目志》）康有为的设想成为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他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至此，小说以通俗之身，担当起了改造国民，拯救国家的重任。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首先吹响了现代新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紧接着陈独秀在2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三大主义”的宣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们主张的核心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面向现实，面向民间。周作人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主张“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社会种种腐败齷齪的实在情形”和“贫民社会的一切痛苦的情形”是小说描写的主要内容。（《人的文学》）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问题小说和为人生小说蓬勃兴起。小说成了观察人生，研究人生，改良人生的重要方式。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强调文学要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号召“中国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

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告诫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打成一片”，并且采用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创作，才能创作出革命的作品。至此文学真正和工农兵融为一体。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空前的通俗，因了这通俗，小说也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在社会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近500年中国长篇小说，它的血脉在民间，就象黄土地上长出的庄稼，质朴而葱茏，带着浓郁的泥土味。虽然小说史上有雅化的时期（如清初），也有洋化的现象（如五四时期），但雅和洋都是相对的，俗才是绝对的。我们这儿说的俗，是通俗，而不是庸俗，更不是恶俗。通俗是对普遍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民间的关怀，是生命遭受压抑遗弃时的悲歌，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价值取向，通俗骨子里埋着的是崇高。小说家们以通俗的方式述说着自己真实的人生体验。

当我们在认识了小说通俗的总体特征的时候，是不应该认为小说只是对生活现象的直观呈现，除了对原生态的人的生存状态的罗列堆砌之外，作家们便无所作为；其实，和科学艺术一样，小说也是作家认识人生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是以一种直观感性的方式来进行的。形象具体生动是其鲜明的特点。但是优秀的作家是必须从感性到达理性，从具体到达概括的。也就是说，由对生活现象的细致真切的描述，而达到超越生活的境界，进入对感性世界的抽象的思索，由文学而进入哲学。小说如果缺少了这种素质，特别是对于浩瀚庞杂的长篇小说来说，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们就会象一群不会飞翔的鸭子一样，只能在浅水

中游戏。想象和超越的能力是作家的翅膀和助跳器。“作家的想像力是不受实在事物的限制的，如果他具有崇高的思想感情，具有追求伟大事物的人生目的，那么他的想像力就会突破周围的环境，甚至超越宇宙空间”。（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他就会借助这种想象力超越现实，从对现实的深情关注中凝视未来。作家不能苟同于现实，如阿Q觉得人生天地之间，不免抓进放出，不免画圈杀头一样。作家应有洞察现实的智慧和批判现实的勇气以及热情的想象力。小说正是靠了哲学的翅膀，才飞翔到了精神的天空。小说和哲学的关系是形神不可分的关系。有形无神则腐，有神无形则枯。一种情形是小说背倚一种现成的哲学，用它来为人们阐释生活现象，帮助人们透析客观事实。二十世纪的不少创作便是如此。更为重要更为可贵的另一种情形是，作者从普遍的客观现实中来提炼那足以揭示本质的思考，又使之体现在准确生动的形象之中。这种哲学是作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现实，分析概括现实的结果，它闪耀着精神的光芒，它使得小说从本质上反映现实，从而避免了庸俗和浮浅。波兰小说评论家奥若什科娃说：“小说是人类智慧的混合成果……它又沿着宽广的道路驰入到科学的领域中，特别是到那个吸收一切科学成就，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没有存在于哲学中的真理，小说就要失去内容的一切意义和重要性。”（《论叶什的小说》）

中国小说从它孕育的时候开始，就显示出了对哲学性追求的特征。先秦的寓言神话，总是以一个虚构的故事来比喻抽象的理论。一个具体的形象，一个微小的内容都包含了对生活现实或自然的巨大认知，《守株待兔》的故事并不仅仅止于让人们发笑，它给人们留下的思辨是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的生活，思索自己所处的生存状态。《精卫填海》则更是在提示了人类生存悲剧的同时，表现出人类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到长篇

小说诞生之后，优秀的作家们没有淹没在尘世的琐碎喧嚣中，总是尽力地往哲学的思辨努力，力图从一个高高的山巅来俯瞰人世百态，从哲学的高度来诠释纷繁杂陈的生活现象。尽管有时他们飞离了生活的地平线，却又落入“哲学”的误区，这是历史的局限。如《水浒传》洪太尉放走妖魔的言说使人世生活染上了一种宿命的悲哀黑色。梁山英雄人物的光芒也被忠义的浓云所笼罩。

《西游记》则用一个惊心动魄的神话故事，演绎宣讲了一个佛家的哲理：一心事佛，历经磨难，终成正果。他们不可能象我们后来的读者飞得那样高，看得那样分明，因为我们是从他们的肩头起飞的。

哲学的精神贯穿于一切优秀的中国长篇小说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时期，一是18世纪中期，一是20世纪后期。1723年雍正执政后，实行一系列政治高压和思想箝制的政策。他本人是一个理学信徒，又屡兴文字狱。至乾隆时期，则又陶醉于眼前的繁华，以天朝自居，闭关锁国，形成一个哲学上的贫困时期。世界向近代发展的汹涌澎湃的大潮，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竟被严寒冰封了。清后期的颓败实在是祸胎于此的。而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天才的小说家，最杰出的当推吴敬梓和曹雪芹。他们不仅是小说文体的革新家，表现出一个作家巨大的艺术独创精神。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的创作体现出了新的价值观，担当起了哲学对社会的思索。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辛辣的讽刺，斩断捆绑人们的功名的绳索，他热情地欢呼纯真自由的美好人性。他礼赞市井平民，同情底层妇女，甚至用理想化的方式塑造他们，写出他们的人格、个性精神和趣味。曹雪芹以洞若观火的敏锐目光，发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不可逆转地正在走向覆灭，并且亲眼目睹了在这覆灭的过程中一些美好的生命所遭受的戕害。他以博大而又敏感的心来感受他们的痛苦。《红楼梦》是

曹雪芹在黎明前的一声无可奈何令人心碎的浩叹，是一部充满人文思想的中国18世纪的悲怆交响曲。一个百年望族的家庭命运，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悲剧命运，以及一代知识分子的厄运，和那“千芳一窟（哭）”的凄惨，交响轰鸣，扣人心弦。这些作品反映的是社会的真实图景和必然要求。吴敬梓、曹雪芹们，都从自己生活的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人们生存状态的残酷和生存方式的悖谬，感受到人们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因而急切却又渺茫地为在这个社会中挣扎的人们寻找新的出路。这种努力，启导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桔红的曙光。

20世纪的后期，窒息人性、涂炭生灵的“理”性思潮再一次遭到破灭，此时的人们从麻醉中醒来，痛切地感受到自己生存的困惑和艰难。人道主义成为这一时期令人震撼的呼声。王蒙是新时期有广泛影响的作家，他写于这一时期的《活动变人形》就富有极浓的哲学色彩。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哲学命题。小说的主人公倪吾诚“消极地适应和服从历史，结果历史常要捉弄和取笑他。他在历史面前完全失去了自己，‘放浪形骸’的历史一会将他掀上滩头，一会又将他卷入漩涡，一会又把他抛到空中，他失去重心，一生摇摆不定，无所适从，直到最后，也未完成他的选择，实现个人价值，一事无成便在历史的海洋中淹没了。”倪吾诚的命运所揭示的蕴涵是：“在历史的铁的规律下，人必须主动选择，这种选择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又应与历史规律相和谐；放弃选择，将自己完全托付于历史的人，则必然遭到历史的近乎残忍的扭曲。”（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张炜是新时期崛起的青年作家，他的几部长篇中所折射出的哲学的光芒，使他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他远远地走到了时代的前头。无论是回顾历史，剖析现实，还是个人内心的倾诉，都流露出强烈的大地意识和人类意识。《古船》写的是古莱

子国洼狸镇上近半个世纪的沉浮变迁。社会在泥泞中跋涉，人性在痛苦中呻吟。作家渴望人文精神的曙光照彻这个苦难四伏的镇子，使它远离了血腥野蛮的仇杀，从而到达文明和进步的理想境界。《九月寓言》中作家把人们生存的原始形态，把向小渔村步步进逼的灾难直接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使读者在心灵颤栗的同时，心中也涌起一种渴望：“无边的绿蔓呼呼燃起来。大地成了一片火海。”到《柏慧》《家族》，他更能站在人类意识的高度，挣脱了一切羁绊，从家族的——精神的而非血缘的家族——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和现实，展望未来。他所揭示的是人类家族的密史：“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毅地趋向光明的人们，——一切光明：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蒙昧，懒惰，迷信和野蛮。”（罗曼·罗兰1925年《约翰·克利斯朵夫致中国兄弟们的宣言》）张炜的充满诗意的本质真实的述说，让人记住尊重人爱人的必要和重要，让人记住人道，让人远离那下降的一族，亲近上升的一族。这份深情的关怀象灯塔一样，在引导着人们的精神，象航标一样，在校正着人们的行为。

长篇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并非是飘浮在空中的抽象的思辩，而是融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图景中的生命的汁液。它表现为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深情关注，对情人人性的尊重和热爱。它从历史的回忆中，它从对俗世生活的关切中上升为博大的宇宙意识，这样的作家总是为人类的未来彻夜不眠，忧心如焚。一位真正优秀的作家，在深情地关注现实的时候，他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精神来描写述说现实，他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使现实社会往上升华。只有在哲学意识的烛照之下，人生百态才能转化为真正的文学作品。

《艳阳天》、《金光大道》从另一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作者缺少的不是真诚，不是描述的能力，缺少的是想象和超越的能力，是

深刻的批判精神。

长篇小说的第三个特性是它的开放性。没有任何一种文体能象长篇小说具有那么大的包容性。我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就是“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且还吸收了水上杂戏节目、诗词、民间传说、文告等等。到《金瓶梅》《红楼梦》，虽然创作转变为文人独立的创作，但亦博采众长，吸纳了其它文体的特性，如《金瓶梅》中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故事就取材于《水浒传》。《红楼梦》则更是运用了诗词、对联、谜语、辞赋等多种形式，堪称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形式之大成。《葬花辞》和《芙蓉诔》写得才华横溢，情深意切，凄婉动人，可为辞赋韵文的至品。至今，长篇小说已是各种文体的集大成者，“是集哲学、美学、历史、小说于一体的散文。”是人类艺术智慧的结晶。

另一方面，长篇小说还是和时代一道前进、一同发展变化的文体。十七世纪以前的古典小说，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紧凑和迭宕，人物跟着情节走，而且人物也多类型化，小说的教化色彩很浓。象长篇小说的优秀之作《三国演义》还带有这种特点。发展到18世纪，情节的戏剧性才有所减弱，代之而起的是详尽准确生动的细节描写，人物在情节之上站立起来，显出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来。小说洋溢着的是可贵的人道主义的批判精神。这时的小说由古典的情节化小说而进化到人物小说。而到近代，“由于人的觉醒，产生了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需要，促使文学深入表现人物，表现人的自由需求和受到的种种束缚，探究灵魂的奥秘，社会的冲突，性格的成长发展和意识的流动变化等。”（《近四百年文学思潮史》）小说呈现出一种心态化的倾向。二十世纪晚期的一些中国小说家，不再热衷于人物，完成一两个绝妙